

神廟留中奏疏彙要

神廟留中奏疏彙要

兵部類 第九卷

萬曆二十六年四月十八日

兵部右給事中侯慶遠一本遼師新殞虜勢益熾懇乞破例發助以極危鎮事屬者

陛下念遼急擢李如松於廷推之外而授鉞馬如松感激殊遇思立奇功以圖報塞遠出搗巢中復殞命雖輕率寡謀然而忠壯之氣不愧臣節

矣

陛下深加悼惜令產恤加等則君臣之間兩無負

焉因

特命李汝梅馳繼兄任收拾部曲扞禦狂狡如梅

卿

主恩之不替痛兄仇仇之未復必且灑泣登壇卧薪

嘗膽上酬

隆眷下振家聲矣願如梅信才勇必使之百事應

手而後可責其自致今違備有一足恃者乎僊
於東征之役氣奪於累敗之餘士馬耗單械儲
匱竭烟火幾絕壘壁半圯加之變異時作人數
駭驚虜衆東西合應動號十萬控弦南下目無
全違欲戰則無其欲守則無藉即易數師何救
乎顛蹶哉臣與聞戎計憂心如醉當食投匕中
夜興念思欲張違而無術也獨念蓂苓雖縉骨
之膏拘孿非振衰之畧違困已極將不成為鎮

倘復有所顧怯，惟有待盡已耳。無望蹶然起矣。
臣不揣輒諍，有所陳說。竊切惟撫鎮同有疆場之
任，勝則分功，敗亦均罪。往者擄掠，東偏亡失，無
算。臣以力果不贍，未敢苛責。撫臣今如松，又告
殞矣。東隅已失，桑榆莫收，何得令之擁節如故
也。宜罷張思忠，以謝遼人。簡才往代，可以一新
耳目。而聳驕虜玩易之念。東事遽壞，一時遼中
在事將領稍錚錚者，悉以咨偏裨而下承乏者。

多宜於督撫按臣大加甄別易置之不得姑息
旁搜雄俊之士布列巖城責以折冲折毋使庸懦
者混雜其中以玩愒時日隳頽邊事遘馬大耗
本鎮少產昨請太僕寺馬四百餘匹兵部持其
疏久不覆毋乃太纖嗇乎宜發寄厰健馬二三
千匹以濟急用如懼虧額數改歲增派本色固
不難補足也欲完備必益兵益兵必益餉遼弊
若此安得尚守年例宜例外發銀十餘萬以充

懸幕芻糧之費待東事平寧卒歸原伍而後通
計議減卒如松以死事徼異數行間誰不感泣
者亦因而推廣之凡死倭死虜將士悉簿上之
從優恤賚無微不錄則敵孤戴

恩而恨賊不思厲及以刺其腹者未之有也藁爾
遼地生畜幾年來戰死者轉徙生者荷戈東行
者十且四五乃老稚^羸羸舍其耕牧以供輓運
遞送之役額額無休時至繕壘修堡一息弗遑

安望攘臂而敵乎宜令撫道諸臣拊循存問凡
可以佐民者曲細條列以聞不過再發

帑金十萬而遠民有起色即百役無怨咨矣夫遠
地故稱左臂為至重往往抗擄矣然猶以長邊
兵少而稱急今重以倭防四面皆勁敵支吾困
頓為尤急且夫大將連喪敗北之氣急不得揚
虜再得志橫厲之勢益不可制

陛下任如梅甚專望如梅甚厚必思所以充其氣

力利其牙爪以堅戈城之烈而彰獨鑒之明豈徒取其兩手之健乎哉伏真

勅下施行違左章甚

臣聞山有猛獸蒺藜不採李成梁父子一門貴盛驕淫縱恣則誠有之若使畢力於遼其財可以養死士其俗可以通間諜周官所謂以任得民孟子所謂巨室為政是亦威名折衝之用也而言者以抨擊為風力至於李如

松身膏戰壘猶不少原必盡散其群衰其勢
而後止於是李成梁奉

朝請而鐵嶺之鼓冷矣何以不生戎心耶且舉朝
所爭謂其棄地猶是撫順之外平沙絕漠一
片石田耳以視全遼淪喪何如耶夫李李以
遼資其扞蔽不猶愈於亡遼之後委榆關於
西虜耶

萬曆三十六年三月二十日

兵部尚書蕭大亨一本巡閱事竣聞見頗真敬
陳切要事宜仰備

聖明採擇以利疆場事職方司案呈奉本部送兵
科抄出巡視陝西道御史王基洪題前事奉

聖旨兵部知道欽此抄出送司案呈到部看得陝
西巡按王基洪具題蓋謂甘肅孤懸天末處處
隣虜戒備猶宜豫圖是以閱歷事竣條議改設

將領以重機權等諸事皆係博採真見悉出謨
謀深於疆場有裨相應開列前件覆議上請
定奪施行

計開

一 改設將領以重機權 前件臣等看得改議
將領以重機權一節先該督撫官徐三畏等條
議本部覆奉

欽依業將西寧叅將員缺改設副總兵統轄鎮海

碣^張伯三路遊擊遇警彼此應援已經改擬責任
通行欽遵去後無容再議所應另給副總兵關
防一顆事係禮部相應移文鑄給其遊守等官
悉聽提調載入

勅內相應另議至於每值秋防今碣伯遊擊暫宜
北川興屯防禦可免議增沙增^塘守備一節查得
近該甘肅巡撫周盤條議將碣伯遊擊改駐沙
塘川其碣伯地方遼濶番土雜居且多刀悍已

將西寧通判移駐碾伯相應另議伏乞

聖裁

一更調官軍以資緩急 前件臣等看得更調官軍以資緩急一節大率為地方保守全賴將領故將領駐札當酌量冲緩以便彈壓今日松山恢復以來設將增兵各處信地分守非不儼然碁布足稱捍禦茲者議設東西大遼業已告成虎老城又在改設移將添兵事俱經始由此

權衝松山清虜二處今係邊內且兵馬頗多似
屬少緩阿壩永安二堡切近虜穴且兵馬單弱
似屬少冲及稱金塔寺堡孤懸邊外非直貢賊
要區而以三千餘之蒼赤委之虎穴誠非得計
議要將阿壩守備改駐靖虜靖虜叅將改駐永
安金塔寺堡官兵掣入臨水堡堵大河口此皆
移緩就急扶危即安之意均應如議但遷改將
領及掣兵一事尤貴周詳應行該鎮督撫衙門

再加酌量更調駐札遷移防守務求緩急相濟
斯為萬全伏乞

聖裁

一議修邊寨以固疆圉 前件臣等看得初修
邊寨以固疆圉一節大率謂甘肅近來海虜生
聚日盛火永新結盟好勢甚叵測所恃以防範
者惟在邊牆城堡而已今查鎮羌黑古城野麻
灣并索橋等處或為通海要路或係運糧孔道

岡峽斷續或城堡曠遠此皆緊要邊處所議要
於西方鎮羌之間葭建橫邊一道密建墩垣以
傳烽燧黑古城拉莊浪一帶山岡澗峽處所相
其行勢剝絕深險添墩使烽火相望野麻灣并
索橋北岸各葭築堡一座內各議防守官兵約
百名仍查少緩去處摘撥派夫俱行各營衛議
至三年方求底績此誠思患預防綢繆桑土之
意應行該鎮查照原題事理悉心料理應葭築

者即為叔築應添設者即為添設限以三年之內起完工程俱行閱視勘敘如有未盡事宜不妨酌議另行請期內固封域外過虜衝斯為長策毋得苟且塞責徒茲煩勞伏乞

聖裁

一合併冗所以實營伍 前件臣等看得合併冗所以實營伍一節大率為邊臣軍士原為哨探征防而設非衛所署印征糧所可役占者今

肅州衛先前止伍所自歸并邊外威虜衛以來
始增七所嗣後千百戶等官犯罪甚多大半停
襲以致掌印乏人故每年不得已而將該伍印
派撥操軍十名著印掌管催糧等項又占營軍
七十名虛糜糧料三百六十餘石致使營將防
軍僅存千餘當此孤鎮被虜竊窺之日而可使
該衛役占軍士徒糜糧餉一至於此委非法體
茲者議要將肅州衛原併中右所併入前後所

中所併入後所其二所料草事務俱聽前後二
所分管所遺千戶所印二顆百戶印二十顆俱
繳禮部原占營軍俱四營征操此裁革冗費之
至計也應如所議移文督撫衙門欽遵查照施
行伏乞

聖裁

一申明屯戍以強兵食 前件臣等看得申明
屯戍以強兵食一節大率謂松疆沃野千里儘

堪開墾以資兵食但地居邊塞必勸相軍民人等設法招來耕種方可成業今止莊浪一處已經開墾彷彿中土其餘涼永一帶俱係平曠沃壤悉皆棄而不耕且紅水三眼地方近經創築永泰城堡改設兵將屯種一事又可次第舉行議要嚴行督撫將新疆未墾荒地派給屯軍先給與牛具種子銀二三兩督率耕種如有附近軍民願種者先給開墾三年之後始行起科至

於所稱本省及各省及附近地方凡有壯丁犯
罪免死充軍或永遠或終身悉發河西屯伍各
衛於近城堡地方預繕軍房百餘間本軍到日
卽給與房地種子令其開種亦三年量行起科
五年後半充餉半納子粒及十年後成熟數多
不犯別罪永戍者准終身不許歸籍終身者申
明釋豁聽其去留原領地土另行招佃如有恃
刁廢棄者按法懲治該管官員不許科索見面

陋規務至屯政大舉戰守無虞改戍之條方行
請罷此術文武將吏果能著實嚴行則松種兵
不求多而自強餉不求足而自富真所謂兵於
農以守為戰者此也但此開墾留戍以實邊塞
二事節經撫按條議本部覆奉

欽依俱已通行不遑三令五申矣今復條議前來
松疆地土必係堪種沃壤相應移文該鎮及將
遣戍事行各省直撫按衙門備查先今題議事

理悉心料理著實舉行務裨荒蕪盡闢兵食兼
資不得視為故事仍前拋荒如將領遇有改戍
及在耕種人等科索常例并不用力督率軍民
開種者撫按查實不時從重參究每年終仍照
先議通申開墾若干分別數自以課殿最伏乞

聖裁

一選用班軍以資實際 前件臣等看得選用
班軍以資實際一節大率謂班軍原為衝鋒破

敵而設非徒為供役使而虛糜糧餉者自先年
督撫謂河東班軍無裨實用議令撤歸各衛將
月糧扣解河西以備招募本部覆奉

欽依已經通行欽遵日久今具題稱河南各營堡
缺少家丁每選流寓無籍之徒致使任意去留
桀驁無狀至於土著班軍內有驍勇堪用者反
置不用徒附名隨操止供役使軍餉均屬虛設
議要自今以後行令督衙門嚴行各省該道

將凡缺少家丁不必再招募前項棍徒即於該
衛班軍內有技勇堪用者遴選充補每月亦照
支糧銀七錢其原食屯糧三錢二分招佃種納
以充儲餉如此庶軍不致空閒而餉亦不致虛
糜無籍桀鷙之徒自可漸消矣應如所議移文
該鎮查照施行伏乞

聖裁

一明偽款以昭威信
前件臣等看得明偽款

以昭威信一節大率謂邊臣禦虜惟戰款兩事而已如虜酋乞盟出自真心寔見得是即與代請許款可也如陽為恭順陰懷禍心灼見其非即與斷絕議戰可也若或將信將疑畏首畏尾而因循不決無論有失堂堂

中國待夷之體且起虜疑畏之心邊釁反從此啟矣是以去年六月內該督撫目擊河西虜情極陳勢窮必變之狀乞要比照各邊姑示羈縻若

手
卷
十一
款不可尚當增餉特請

廟議本部謂虜首乞款誠偽酌據事在彼中已經
覆奉

欽依備行該鎮酌量可否另行題請去後令
巡閱兩河洞見虜情大非昔比在火落赤堆於
青海始猶兵力單弱今則生聚日繁矣始與永
首構隙今則二虜唇齒相依矣聚眾幾於五萬
而諸番尚不與馬然各首年來獨不加於西寧

者蓋因數年之款為約可必得也今火酋乞
盟已幾十年至今未經一款使彼犬羊覬覦之
心幾於望絕怒深我之枝梧已至勢窮理極誘
哄既久蓄忿益深將來兩河之危勢所必至邊
疆之責者可不一言以決哉或款或戰即曉然
明示四夷使

中國之威福并可行也至於增兵增餉之議雖時
當匱乏不可輕議然而虜情叵測則又不可不

先圖以備不虞按臣之言誠憂深遠慮今日之
急務也合無移文督撫衙門查照先令題議事
理悉心計議備查虜酋之乞款是否真誠許款
是否可以永保無虞務要內不失

中國之體外不墮夷人之計不然即嚴飭道將等
官勵兵秣馬各保地方不得因虜乞款有地武
備致失事機如若兵餉不足先期委曲設處亦
不得因循誤事惟求萬全斯為完策伏乞一

聖裁

一銜西番以固藩籬前件臣等看得銜西番以固藩籬一節大率謂西番錯居邊外不啻可以作我藩籬且以茶易馬蓋有益於

中國已非一日矣今每被大酋虜掠牛羊婦女惟其所欲番族之被虜害也亦已極矣夫甘涼洮河地俱係邊塞向來虜患惟幸有此番依附於我衝鋒陷陣少藉屏翰顧乃坐視其斃而不為

之所將來番必盡為虜收無論茶法無所施且
我藩籬亦盡撤矣他日番虜合併而來兩河之
患可勝言哉茲者議要挑濠打榨以毆強虜先
救目前之禍於要衝去處量為築邊平曠去處
量為築堡以保蕃族如或虜衆大肆侵掠則隣
近兵馬為之堵勒也誠抑強扶弱之仁應如所
議但邊外增築城堡事貴周密相應移文該鎮
督撫衙門查照題內事理將前項工程作何修

築錢糧作何議處有無便益作速議妥具奏以
憑覆請定奪施行伏乞

聖裁

職按甘肅夷落之情戰守之備此疏犁然具
矣要在衛西番以防火虜令番與虜自相讐
殺而不至於相合卞莊刺虎之術充國擄羌
之計也

萬曆三十七年十二月初五日

兵部一本為建夷密勾西虜逆形叵測乞
勅遼臣嚴加戒備仍速議接濟兵餉以預外援以
防內變事職方司案呈奉本部送准薊遼總督
王象乾塘報為夷情事又准遼東巡撫李炳塘
報相同等案呈到部為照奴兒哈赤以建俘餘
孽包藏禍心吞併隣夷招納之叛其勢炎炎日
長實我

國家肘腋一大患也今歲五月內奴酋差男莽骨
太帶領萬衆修復南關舊寨逼近開原彼猶有
詞云謀住牧也未幾又領七千騎擅入靖安堡
聲言打圍間金台失等有備而去彼或有詞云
仇仇北關也又未幾而領伍千人扼撫順關上脅
索邊吏燔段牛酒而去彼又詞云索參價也形
勢雖甚鴻張踪跡尚爾詭秘固未聞敢肆然無
忌以攻城掠地之謀告於西虜今據通夷王小

廝等所稟報何如哉據譯稟稱奴兒哈赤會我
們宰賽煖兔各西夷頭目說開原遼陽地方俱
是我的你西邊頭兒們都隨着我搶得人畜東
西都與西邊達子我只要地方等語是明明叛
逆

天朝蓄謀逞言出於通夷之口若在疑信然夷語
不誑且此首深謀秘計其機括不出稟中數語
非宰賽輩所能鑄張安得而勿信乎宰賽煖兔

幸而未從且輸其情以告我然夷性不常略重
而言甘則聽之安保其終不從乎彼其若順若
逆以懈我候出滅沒以勞我而近日又築塙柵
自衛委棄田穀倉皇欲避以示弱於我今果勾
誘西虜告以密謀其謀必發發亦必不允矣夫
釁不可啟寇亦豈可玩為其過而玩之也毋寧
過而備之臣部近所覆依督撫按臣條議增新
兵以駐防宛寺馬以應急添改三協將領以便

統馭議伏河西虜款以養兵力及諸防守機宜
畧有次第然而不敢謂足恃也以此三十餘年
之蓄積吞食海建諸酋而盡得其精銳招納中
國之徒為之翕侯中行而教其改守而我以謀
論甫定招募甫集將領甫擇戍備甫設掣肘而
未就緒者敢言減此而後朝食乎乃今遼關二
境且以守為善策而急儲芻糧處置援兵以待
之如奴酋畏威侮禍仍前雌伏吾且示以漢過

不先毋輕言戰賊果大舉我之險固已預犄角
已成一切軍中機宜聽撫臣自為料理毋從中
制毋從旁撓然然後可望其有成竇若疎備弛
防猝致不虞則有軍正之三尺在伏乞

明旨一申嚴之而已再照薊遼一體均在總督重
臣之所節制遼薊互援載在令甲而無所推諉
督臣未雨而徹桑先事而綢繆慮至熟也建賊
一動決非河東獨力所能支則鎮城之銳兵不

得不出於關矣兵行糧從呼吸難緩近聞薊門
軍士三月無餉衆口嗷嗷使之登陴陴自守尚恐
其擁主將而呼庚癸况欲驅之二千里外絕寒
苦寒之地出死力乎今年計部一歲所入僅二
百三十餘萬不足度一歲之用九邊惟檄如
雨而左藏罄懸實無以應同寺之藏今歲薊遼
二鎮動以三十萬近以

瑞王婚禮又借動九萬而同庫幾空使太倉太僕

同時立盡不待智者知有蕭牆之禍矣計部近
上設處及推征拖欠二疏業奉

明旨恐涓滴未足救車薪而涸魚不能需東海今
兩鎮之額餉及客兵月餉急在燃眉斷不可緩
者也臣部疏乞會議一節未蒙

聖聽此時更以泄泄從事竊恐強敵外乘悍兵內
噪邊臣能無封疆臣部能無職守獨如

宗廟社稷之重何哉既經該督撫塘報前來相應

覆

請合候命下行督撫該鎮道將協心防禦毋得玩
冠地備責有攸歸臨時應援撫勦機宜悉聽督
撫用心料理毋得阻撓致悞接濟伏乞

勅下九卿科道會議理財足食長策務殫所見仰
候

聖裁則封疆幸甚天下幸甚臣無任懇切待
命之至

臣按此三十七年事也後八年而首難作此
疏為曲突徙薪之謀矣

萬曆四十一年正月十六日

廣東道御史李若星一本為卜酋抗

旨回巢悍不就封辱

國損威義難姑縱懇乞

震斷亟

勅邊臣上緊區畫勿再延緩以啟戎心以保封疆
事據宣大總督涂宗濬為卜酋請詞封爵禮部

議覆隨奉

聖旨卜石免准襲封順義王寫勅賞大紅五彩紵
絲蟒衣一襲絲緞八表裡把漢比妓既素效恭
順特准封忠義夫人還賞大紅絲絛獅子衣一
襲絲緞六表裡西僧哀乞蓋朝兜計刺麻俱准
授都綱名目其餘著兵部議行欽此又據兵部
覆題隨奉

聖旨封事既成五路臺等俱各依擬陞授以示獎
勸其一切修備事宜著行與督撫詳議行又該

臣為虜封在通凡事宜慎懇乞

聖明洞察屏絕浮議嚴杜陰謀以成款局以重

國體等因隨該兵科給事中趙興邦為虜封未安
成命久懸謹陳操縱之權以存

國家大體等因大畧謂序班王弘憲賁捧

勅封已到邊矣諸酋四散委

君命於草莽藐王章而褻

國體當收回成命先行褫爵候彼叩闕誠請徐與

原爵此一議也又據兵科抄恭大畧青督臣當
各虜回巢之時何不一面申請使天使已行而
止於途次乃左支右吾以封事仰鼻息於虜人
且語多曖昧甚非重臣磊落落真以

朝廷之大事為己任者此一議也夫二議者深慮
中國之體統不可再褻虜首之要挾不可再逞非
經國籌邊之確論耶豈敗局之浮議耶宗濬捫
衷細思當悔從前之虛張聲勢玩弄虜人於股

掌上者果三表五餌之神籌耶又悔今日之預
符衆口恐惕朝紳以圖遮護者果陽施陰設之
玄機耶當洗心易慮從重料理邊事又當虛心
酌議從頭妙運兵機勿聽卜素二首乍嗔乍喜
謀家事而悞

國事勿聽道臣欺蔽任虜首乍順乍叛統
王章而輕名器勿駕言我急彼緩之說令奸人計
中懈我自固之策令彼潛謀驟發以蹂躪我郊

關勿輕露彼緩我急之意今奸細先洩密謀為
彼嚮導令虜益驕益橫以挾索我全繪繪勿借口
陽故傲之陰竇媚之令虜探我深淺謂中國無
人肆點點謾以開邊釁勿致塞上原是一情形塘
報又是一情形

朝中窺破掩蓋機竅互相叅商以禳禍倘春間卜
首不赴邊領封必責之以大義彼謂背恩寒盟
閉玉關以謝之虜亦何辭近聞陽和等道報新

按云三四月間可以結局如三四月間便可結局則諸臣便掩口不敢道虜封一字何忍同室操戈以取敗耶但恐又是已前延推故套今日說明日虜封可成明日又說後日虜封可成今年說明年虜封可成明年又說後年虜封可成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延至五年不定直若漫不知有封事推得三娘子逝矣而封事尚無歸著說起三娘子在日多方結局豈遂至今日之散

漫不可收拾乎及今齋

勅到邊傳調卜兔五路臺吉來迎受封則卜首與
衆首以冰凍單枯為率衆回巢不候

封典悖謾極矣豈但如督臣云有可疑之形已哉
其或聽聞弁山人交通達虜勾引挑釁督臣既
訪有實跡即當指實糾叅明正

天法以寢群奸之謀以褫陰逆之魄又何云迹雖
已形而事尚未遂懼彼傳播流言遣亡命小挑

虜首逆隱忍不一擒勦是閑弁山人尚不畏督
臣之威其何能令四夷畏威戒無犯邊耶閑弁
山人交通外國尚不肯秉法嚴誅其何能擊單
於之頸而馘月氏之頭耶如必待事成而後驅
除是縱虎狼負嵎挺而走險然後呼衆持又以
櫻兇鋒其將及乎又云虜性犬羊非我孝子順
孫但當順其性而羈縻之治以不治鎮之以靜
以養尊嚴之體何異虜薄城下尚致王欽若之

閉門誦經以退虜耶又云抱

王封以待虜鯁鯁馬惟恐其不受惴惴馬惟恐其
不來求成反以敗求速反以遲非計之得也獨
不思今日王弘憲之齋

勅到邊豈

朝廷無故而輕擲

紫誥於夷荒耶抑宗濬為虜

請封然後遣

天使以出關耶宗濬又云其濟也

皇上之福不敢居功其不濟也自己無所逃罪傍
觀者不必代臣憂善畫者不必掣臣肘禍福為
一家之禍福與朝紳毫無干涉即不幸款事敗
局宗濬一身便足備莫大之重罪矣豈知雲中
上？

國家肩臂重地自封款以後凡四十年毳帳覆野
飛騎錯落虜酋雜居堂奧之內咫尺

神京倘卜首跳梁直搗長驅烽火達於甘泉勢必

震驚陵寢貽憂

君父虜騎南牧大河以北無堅城勢必中原擾攘

嗣是虜有異志乃

君父之憂亦海內之憂忠臣義士鯁鯁過計蓋代
君父憂耶代海內憂耶豈暇代宗濬一人之私憂

耶從來邊事虞中樞掣肘不得便宜經畫坐失
事機會今宗濬秉鉞疆場已經幾年前請便宜

皇上即准便宜夫

皇上未曾掣宗濬之肘其餘大小臣工又誰掣其
肘耶夫幾年不掣肘祇博博卜首一至邊外誑邀
勅封輒棹棹臂以去其效不效見矣倘不許傍觀者
開口先以無根之言符之然則必俟卜首五路
伺隙進兵揚塵亘塞聲弦雷鳴後獻禦虜之策
縹督臣之罪其亦何救於成敗之數乎今宗濬
恐遲封事輒具疏不欲人言而人故難於言不

過以格封格賞虜必蠢動邊事從此日聞

國家從此多事從來事敗宗濬却其罪以加言者

曰我原不要人言今人言便敗倘人不言必不

至於敗豈知先言之使宗濬傲慳勿姑息養亂

以捱三娘子者捱卜石兔勿使三娘子既逝之

後而又有卜石兔之驚驚勿使卜石兔變革之

後而又有踵卜首之狡悍者或者返反不至於敗

倘宗濬執固不悟我以圈套愚虜而虜亦以圈

套愚我督撫以機術愚將官而將官亦以機術
愚督撫將幕以虛情欺道臣而道臣亦以虛情
欺督撫督撫以虛情欺按臣亦以虛情欺
朝廷若己前之故輒於是兩相愚則兩相誤兩相
欺則兩相蔽勢必敗盟誼

國安能令卜首五路懷德戰志調聚部落恭承
龍綸以無損我

天朝之威令哉設邊事輒感眉痛心不過曰兵瀛瀛

餉匱非難於任事倘宗濟實以虜情入告

皇上未有不赫然震怒思處餉處兵黎虜廷而掃

腥氣豈能討倭討番反不能討一卜首耶夫卜

首揆我虜亦以虜勢猖獗視我兵弱豈知承平

日久不曾整旅詰戎果有警報一呼雲屯鐵騎

外馳步兵內集而拔山超海之雄列旗影以舒

雲橫劍光而轉電窮雁膽落而亮黨立剪何憂

無兵卜首揆我又以邊餉不繼大肆誕謾豈知

太倉同寺雖以平倭平番盡罄舊積然

內帑之鋸如山黃白之色不辨猝有警報萬緡立
就開封椿以享士輯漕儲以餉士卒飽馬騰
氣擁玄雲投袂寧旗勢橫宇宙卜首小醜殄滅
無遺何憂無餉以我

朝全勝之勢受夷虜輕侮之辱恐賢臣清夜思及
亦難甘心况臣等憂

國憂邊寧忍不一言以激發賢臣拮据勩以抒

聖天子宵旰之憂，隱哉！雖然，臣與督臣有知己之雅，何忍輕議幾事以撓邊臣？但臣之愚見，總以邊事未兆，易備已兆，難圖始作，禍淺已成，禍深今卜，首情態屢變，志不在小。一旦大舉深入，攻堡臨陣，警擾騷動中華，黎庶恐不得安枕而卧矣。如止貪我布帛財貨，尚可言也。設不幸別有他志，尚忍言哉！恐督臣此時禍且剝膚，不可道矣。威遠肆侮，姚信敗謀，虞岑失機，張俊殞元前。

鑿不遠宗濬尚不可思患而預防耶備未兆圖
始作是在籌邊者矣若曰因人言而杜門思弛
擔而引退避事避之實証也竊料宗濬必不然
矣臣本愚蕘不諳邊計第目擊邊患將有燎原
之勢披瀝忠告

君父明與邊臣質之實欲盡同心共濟之誼耳其
餘一切機宜聽督臣自行籌畫臣未敢深言以
掣督臣之肘矣伏願

皇上亟渙宸裁嚴

勅宣大督臣涂宗濬勿以前見延緩悞事自貽咎
臍之悔併

諭撫鎮道將諸臣同心戮力奏完封局邊疆幸甚
更

勅新按臣凡塞上有隱情不妨明白中奏宗社幸
甚臣不勝悚悞[?]懇

禱激切之至

臣按兵法曰無恃其不來恃我有以備之即
有備何論虜受款之遲速也今以虜之受封
為邊疆安危大計舛矣

萬曆四十二年二月初十日

遼東巡撫張濤一本為敬陳遼左迂計以俟

聖明察覽以效萬一補報事職每讀詩至逝梁發
笥諸篇恸然有深思焉又想古人投宿一夜不
忘報主亦須歸庭滌盥而復去職荷

皇上浩恩採葑則賜環憐病則賜□此即父母之
育殘雖止八十三日僅卧則幾一年若入闕之
日恸然無言將恐婦人不如而又必古人之罪

人也顧職所欲言者無他亦不過申言其所已
言而已職觀今日內外諸競談遼事多屬風聞
雖出入遼中而事不關心言有所擇亦與風聞
無異即如北關東建二首之譽言人人殊要皆
聽聞所收忠益所發其云北關必救職亦言其
當救職有屢疏屢揭又有密書詢問本兵言兵
餉日艱言救委曲頗具疏揭書劄具存可覆奈
何九邊多故無可挪之兵太倉久匱無可湊之

餉而其議未能中窳其情未能如願也今奉廷
臣借銀議允違得與分二十萬萬以勾當東北
一役但此一役也

一則情偽之當稽其稽云何去年奴酋往犯北
關他不必贅如報清河耀甲八百及再查之止
有揀舉之空文也又報奴酋糾合宰拱二十四
營達子燒燬北關屯寨不許其數掠殺首部男
婦三四千有餘及再查之止有字識之漢筆也

本年正月之內又報奴首兵馬已行三日而清撫之間奴首切近之處及查兵馬果否已行而清撫不知也又報奴首將各寨馬兵盡已喚去正月二十九日起行往攻北關親見步兵在前馬兵在後大約五六萬有餘時已盡將北關山頭占定開原烽火絡繹皆至職高鎮臣先發馬銳銳火器手前去旋撤各路防兵及標兵營兵及遼開等兵共萬餘人奔波數日該道復有上兵

暫住懿路之文而今報又云奴兵未至又云莊
南送親則亦首部覆謬之支詞也職當屢報之
頃即與鎮臣高說奴首既到撫順訴若北關將
恐官司信了必有一番烽火惟奉近議不可不
救職言不數日而警報果至乃烽火又只如此
諸臣謂其卒如職科料而職安爾有此過料也是
東北之情形近在開遼尚爾恍惚况乎廣寧即
廣寧有聽用官萬里候等奔告職曰奴首已圍

了北闕乞旗督救職笑而遣之且毋須汝迨至
事定職詰里候等官前日云何里候等但云廣
寧曉曉而里候等亦曉曉也廣寧驚駭如此乎
京師職遂念昔日兵過黃河猶拒告窾其故在
內而箝制其外今日奴為神物紛相挑演其故
在外而搖惑其內幸該道老成能懼事而尤好
謀也職所可知者北闕開原覲覲東夷參貂東
珠之利固而計誘北首致之塞中業成騎虎之

勢故其心不能一日而忘東奴酋念詭叫號若
曰我本東夷臣孽北闕是我曾半分其父屍之
首一旦負我害我又挾中土凌軋我故其心必
不肯半而不能一日忘其所不可知者熱中有
功名之妙算到应有擲唾之隱憂就中有頃擠
之可著意難言也所以該道不易動也乃職所
謂情偽之當稽者此也

一則利害之當審其審云何北闕之所守者廿

餘里之邊也萬曆二十七年以後北首畝依開
原無有他逆是北關之心固不可失也失北關
之心恐三十餘里之邊不靖也東奴之所守者
九百餘里之邊也成化丙戌而後東首謹護遼
陽無有他犯是東首之心尤不可失也失東首
之心恐九百里之邊不靖也使失北首而首窮
無歸將必入投開原而開原似不得為遁逃主
也開原不受當必投之西首而西首後添一患

矣又使北首不能逃或為東奴不滅則北關之地必為東奴之地東奴之地東奴點甚而又強可曰亦猶北關居北而已乎如北關救全兵東奴之心失矣或必即移攻北之首為攻開遼之首當斯之時赫然之怒大師之克非不可已奴首山陰林密菟索方可徐圖非避歲月未必盡殄所憂東建之東窮荒際渡江而去師老首逸我兵言旋首復還集再征再逸事或有之成

事在人主果之功庶乎可期職特不容不悉此
首之變耳乃職所謂利害之當審者此也

一則救¹勦之宜審其察²云何奴酋擅東方富殖
喘餌違人而違人久為所用故違中舉動全知
厥後小則疑怨大則興戎我師未出彼防已預
兼以違兵違馬違餉奴皆習之易戒害成不可
不慎人謂奴酋可以虛聲警服不知奴酋者也
乃職所謂救勦之宜審者此也

一則兵餉之當另集何云另集救勤一行二酋
已隙遼中九百餘里之遼看守元籍將必時有
驛駿那移應防兵馬經還動經千里一旦調發
恐不濟事先期往成恐誤西邊如今正二月草
枯料番馬瘠兵餒往返空馳人人訴告頃者援
兵正三百餘人出往北塞甫閱數日北首怒詈
却說漢兵將他鷄狗羊豕都喫盡了鹿之惟恐
不去北首且又吃餉開原道詳到職職批姑量

應之夫

中國無碎穀之兵馬北首有仰涿之枯魚澤只靠現
在兵餉何能周給乃職所謂兵餉之當禁者此
也兵餉原積救則實救勤則實勤或先令全白
二首從北兵東以激奴酋之出關或令大兵從
清托而入直搗奴酋之巢或走奇兵從橫江關
道星夜過迫以出奴酋之不意或浮大眾於朝
鮮絕海而防以防奴酋之逃去固一策也是職

所云宜救者救即勦也當不遺此策也如虛聲而已適以召寇而速戾計豈得乎職愚每想此事區處可了職蓋頗知奴酋器局舉動與夫運籌幃帳者似鮮非常之趣要不過富強為首中推受享為首中冠而且小有才而狡耳若能硬主北闕涕泣而女發還逋壻令與奴首三女諸甥仍完舊聚嚴與之約倘或戕老女賊逋壻有討無賞萬一奴首背約即以今日數勦之兵馬

留在異昨作用未見為晚此又一策也職所謂
不必加兵不必加餉而兩救兩全術自在也何
也奴首執負婚匿婿之詞而我始為塞其詞奴
首恨北闕之誣控而我始為釋其憾奴首好勝
在北闕之上而我為之還其好也職故知其必
可圖也舍此二策只靠些須兵馬東急那於西
西急那於東東西俱急便委於不可為而微俸
十不可必真有如該道所云救不成其救勦不

成其勤也又安忍以至艱極縮之餉委於泥沙
以極疲劇嗇之兵驅於鋒鏑而究其故止為此
北閩守一老女防一逋媪若老母遠死逋媪遠
死奴首亦死守防猶有歇時若女死媪死奴首
不死而北閩之禍固終蕪崇也比禍蕪崇而我
救援之兵餉可暫停乎矧不止一北閩而又增
出遼陽九百餘里之遼患乎誰為遼謀仁乎忠
乎職不知其解也職只願實救實勦一創永逸

職之第一迂計也乃職全遼之迂計惟在築牆
夫遼非秦皇漢武不城之舊遼也遼從來有牆
嘉靖中遼撫亦有築牆者其時發內帑開事例
築有土牆詞臣郭朴作為記文豐碑現存記云
是年牆成大虜入犯臨牆握手咋口而退第土
牆在風雨中未有十年不圯者欲興此工非石
非磚不能久遠而遼固多山多石多柴未其採
辦燒造良易遼土多斥鹵而各屯堡城垣皆外

磚而內土誰云違土不可墻也所須金錢如部
科之意即寬處百萬之外違實賴之違有山澤
之利便宜收用職前疏區處亦自有說得此墻
城違有百利而利不可勝數也否則百害而害
不可勝數也年年月月無藩無籬據此軍民官
弁試於虎狼之吻有悚惕惻愷陸之心者可無戚
乎如曰墻成而封拜無路陞廢且希職謀所不
及也如又曰內外空虛何故遽議大工獨不思

薊門微闕便須急借百萬金錢亂乃過已違之
可慮矣趙薊門積慘負痛匪伊朝夕獨不比於
薊門之議以出一方於湯鑊火坑乎臣先年郭
墻大同成墻薊鎮彼二武臣耳竟饒為之令人
何得驚視二武臣為絕饒也此職全違之迂計
也職誠夏蟲井蛙見城說有限食芥曝背請獻無
他職所附於去歸旅客而教其款款者僅此庸
愚耳伏乞

皇上萬幾之暇，亟賜覽觀。如果職言少有可錄，
勅下該部聽其擬議具覆。如不可錄，東之冊府職
何敢知職拜疏將發，適得張國儒遼事佔危一
疏讀未及竟，置之尋思。職與國儒有舊，衙門之
誼姓名之交，去冬成職之去職，不欲動氣於嚇
鼠。今茲關遼之務，安得不披心以攻玉，而自外
於忠告也。國儒謂職邀功，職有何功，豈謂屢議
題欵耶。此是依樣畫葫蘆之故套，所以慙將士

也自有按臣勘核職不必至於東北之互構叢
時尋常事耳遼中卷案如山豈前此為遼者管
草首家事未以登

秦致省中無錄本印南關之禍東北同仇殺父分
屍積屍巨萬曾經題

請解忿當有錄在也本兵久羈於鎮平消東北之
譽亦非一次詢茲黃髮則固所愆國儒未就問
耶不必他稽去年郭佳鎮屢報二酋糾合焚殺

邀劫搶奪是皆未曾已質子前之事職疏職揭
亦屢及之國儒未及目耶國儒疑臣掣肘邊臣
之時職自告病以來聞遠道將職未一向職奉
欽依便宜之文猶恐道將遠推諉屢亦屢牌諭
屢言俱言今日北闕有救無二道將等官一聞
傲信即要相機援勦毋得空詞往返恐誤兵機
文卷俱存一一可按不知國儒何所聞而謂諸
臣掣肘觀望也國儒謂職只宜絕口違事所以

為職者善矣惟職再三奉

旨候代宣其候也只須健卧一切緩急可並稍置
乎嘯柱恤緯君子美之人臣之義處江湖之遠
不忘其君職即出遠并州在念猶得言遠而况
未能即出遠也職有前疏奉有

明旨著該部作速看議來說欽此乃國儒遂有此
疏職知之矣職復國儒者惟此

臣按兵莫巧於用間而奴首以富殖能啗遠

人而為之偵探故邊方之舉動奴酋無不熟
知若奴酋之情形我何從知之哉昔倭事以
欺罔誅沈惟敬今數年用兵來一沈惟敬亦
不可得矣

萬曆四十一年四月十七日

遼東巡撫張濤一本東夷賄結西首兵戎輻輳
倣報紛紜據實奏聞仰祈

廟算併乞

俯示便宜以保劇邊事項者奴酋狂狡兇悖等狀
臣於本年三月初七日已俱

疏會題訖乃發之後一日復據清河遊擊胡從化
火牌差報役劉正兒報為緊急夷情事卑職於

本月初一日寅時領帶閣營兵馬前赴長勝堡
設防於初四日至虎皮驛地方據清河守堡郭
衛都稟稱初三日奴酋部夷順代帶領馬達子
八百餘騎俱帶弓箭盔甲市井駐劄並無貨物
其情形並非尋常時舉動事關萬分緊急除卑職
一面發兵速回清河堡駐防相機防禦請兵設
防等因列到臣臣當飛檄各路將領並合前調遼
瀋開鐵等處據將士協謀併防去訖復於初九

日辰時又據開原兵備僉事郭佳鎮呈為緊急
夷情事本月初六日寅時分據通事萬國福稟
據鎮北關夷酋金臺失等差部夷投遞漢字稟
帖內稱有西邊大虜瓜兒兔卜兒亥宰賽煖兔
大小二十四營連子通上馬有奴兒哈赤說他
南守搶叫駭夷打北守搶有奴兒哈赤合西邊
大虜搶我們有我拿臺失白羊骨都督我們兩
家合馬法盟誓說過的有奴兒哈赤搶我們未

有馬法原說過擺人馬起身搶建州殺他稟法
知道有南頭人馬盡數調上防他有他大兵就
在初四日上了馬初六初七初八日謹防有西
夷三個官兒差達子來對我說要一個頭兒打
發達子來說我也不信他我們各七寨通收斂
大城裡了又不知搶我們又不知搶朝各七寨
堡傳與他知道等情到道據此除預先差官分
投收斂各七寨人畜盡數歸入城堡趨避外看

得西邊騷夷瓜兒兔卜亥宰賽煖兔等二十四
營聚兵犯搶明係奴兒哈赤賄買各首分倉內
地南北兩頭及火坎北關之計開鉄兵馬數至
三千各邊堡軍弱分防不足先已請兵今報犯
搶情形萬分緊急若非再請發兵誠恐東夷北
下西夷相助我兵寡不敵衆自救不給異暇北
關合無請乞軫念冲邊虜情緊急兵馬寡少速
發廣寧大營并標兵驍健將兵星夜前來開鉄

防範詳報到職職會同鎮臣張承胤搜括未經
分遣出防之兵落落寥寥難以顯悉恐露全遼
形態致為偵賊所輕量揀標兵二百名正兵營
三百名發赴開原併前調發兵二千有奇俱令
策應仍差聽用指揮官李性忠馳令旗一面督
視將兵中明堵勒救助等事尤戒賊或未的毋
得妄行該臣及復再思奴酋作祟雖經會題而
初八初九之倣息前疏未及臣祇會同薊遼總

督薛三才巡按張五典議照近報再一披陳臣
等竊憂奴侵北關止開原一間而清河款市從
來不容干戈之地奴陳多兵兵盡甲馬意欲何
為臣等飛諭將士有云奴首此舉逆其本謀或
老計奪北關且恐我兵往救故提一旅壓我境
土牽我內顧使清河等處之兵竟不致出而彼
得大逞於北關不然則是播弄詭智姑耀武愚
我只為有方之備却潛走賄結之西首分道四

掠擾我內地生使開鉄一帶應給德削因以摧
挫全違此包藏禍心大求愉快而不獨兵一北
闕己也臣等為此不然之慮枕戈坐戟弗遑寧
處躊躇款虜動若有制若夫挑激生事臣等盟
表誓士死所不為臣等所慮者奴裋七首馴成
至強生聚數十年積累極富其中又收南北之
智囊不患無韜鈴之士其助又合達虜之雄長
不患無鷹狗之徒藉北闕為出兵之名劫南朝

求濟欲之實萬一臣等之言不幸而中而我久
殘之遠左兵馬之的數如斯已耳臣等不敢明
言也窮餉之現數如斯已耳臣等不敢明言也
材官之方畧如斯已耳臣等亦不敢明言也臣
等之所不能言者如此而奴首之所明足恃者
如彼臣等將攬瀚海為壺漿而赤水之源莫知
所出將驅醫閭為甲帳而趕山之鞭竟不可圖
縱臣等受事淺深不同要皆切念奴首鳩張日

往？月橫欲諱言兵而言無可諱之勢第身處艱
危劇迫之秋日擊凋敝單薄之地禦則可恃征
亦何資無米堪炊而求不饑無丹可鉅鉅而求不
死臣等惑之臣惟

廟謨聖神想有至計臣等願請事馬倘諱中制或
假臣等便宜而征兵不恪征餉不充征材官不
見互執賊緩事濟未可知奴首旦夕迅烈即或
征發而迫不及集臣等岌岌矣臣等藟藟一體

急遣緩兵往有成例姑且發兵五千先期入遼
其他近鎮之兵酌事勢次第請調一切兵餉應
從該鎮本等預給抑或量議行糧萬一容久遼
陽官軍倘有續到餉銀准同遼兵通融支給假
使奴犯開原自當併力追勦必圖滅此而後朝
食如如只犯北關亦惟必聲言救助問奴何為
殺我七部夷屬何為奪我發給吾兒忽答等
勅書三百六十三道久冒渥賞欺負

國恩又何為一旦叛款陳兵犯順是奴首鼠反逆
之大典我師得肆征之大義一鼓當前將可掃
除數十年之狡孽蕩滌千百載之妖氛兼寒西
北各虜之膽寢清遼芥而永奠神京之左臂一
舉皆萬全矣此視往昔兵倭之舉援朝鮮之役
其得失利害可同日然哉？我臣等每恐烽火一燃
欲言無及唯見當機奔告如果所言不謬伏
勅兵部從長計議咨下奉行如奴遵聽宣諭幡然

悔禍自歛清河等處兵馬亦不加遺此關一矢
解散西虜各酋不使縱橫大舉庶幾天威暢而
遼左亦無虞我兵又何樂於鋒鏑時即所借兵
馬俱已起用行臣等馳郵沮止不令入遼

臣按遼事至張濤撫遼之時已不可支若能
以四路進兵之全力早用數年猶尚可救此
疏縷縷悉之矣